

# 宠物狗对城市小区养宠青年人际关系的形塑研究

■ 张有春 周小昱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本研究以非行动者的能动性为切入点,采用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收集田野资料,探究城市小区养宠青年以狗为中心的社交圈的生成机制,从一个侧面揭示当代青年群体生存状态与社交心态。研究发现,宠物狗赋予了养宠青年“以狗冠名”的社交身份,使他们得以以狗为中心营造出新的社交圈子。在该圈子中,养宠青年间呈现出长时效社交、短时效社交与无缘社交三类“依狗而定”的社交差序。在此过程中,基于宠物狗之间的契合程度,养宠青年常通过相约遛狗与互惠式寄养等方式建立“推狗及人”的情感连接。然而,由于人与宠物狗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对等,这种情感连接呈现较强的弱对应性。同时,倾向以趣缘为基础建立社交仍是当前青年群体的主流社交心态。

**【关键词】** 宠物狗 人际关系 非行动者 青年社交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4.012

##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如今,作为萌宠的汪星人不仅频频成为银幕与各类畅销书的主角,同时也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既有文献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宠物狗的饲养<sup>[1]</sup>;二是强调养狗对人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sup>[2]</sup>;三是围绕各种人犬矛盾展开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sup>[3]</sup>。整体而言,国内既有研究多为兽医学、心理学以及规划学的研究成果。在为数不多的有关人与宠物狗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宠物狗大多作为“情感性商品”“身份象征”等符号性形象存在<sup>[4]</sup>。相较之下,国外社会学、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界有关人与宠物狗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转向中,宠物狗的主体性与能

收稿日期:2024-05-08

作者简介:张有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医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  
周小昱文(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

动性逐渐受到重视。

早期研究者关注到,养宠者多将宠物狗置于自己的家庭框架中,赋予其“孩子”“兄弟姐妹”等角色<sup>[5]</sup>。这种隐喻性亲密关系的建立,既彰显了人们摆脱孤独的努力,也表明他们形塑与驯化宠物狗这一“他者”的意图。简言之,在早期研究中,人与宠物狗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宠物主人对狗的喜爱仅为拟人化投射<sup>[6]</sup>。

社会科学界对自然与文化、野蛮与文明、主体与客体等笛卡尔式二元对立观念的质疑,以及对人与非人动物伦理关系的再思考,使宠物狗被遮蔽的主体性逐渐得到关注。基于田野调查与自传式民族志,桑德斯(Sanders)发现,虽然宠物狗不会使用语言符号与人类沟通交流,但它们有思维、有同情心、有反应能力,是人与狗亲密关系的积极塑造者<sup>[7]</sup>。鲍尔(Power)进一步指出,“家庭成员”是一个高度概括人宠亲密关系的术语,包含着孩子、类似于孩子以及兄弟姐妹等意涵,但无论宠物狗具体扮演何种角色,均是在狗与养宠者的持续互动中悄然生成的,并非后者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赋予前者<sup>[8]</sup>。

作为人与宠物狗朝夕相处的主要场所,家庭空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重点。雷德马尔姆(Redmalm)从权力与规训的视角出发指出,家庭的空间界限并非由养宠者独自划定,而是宠物狗与养宠者不断协商的结果<sup>[9]</sup>。多数情况下,宠物住进人类家庭后,会迫使原有的家庭空间做出调整与改变,如曾经的花园被改造为适合它们奔跑、躲藏的场所,同时住宅内部也会添置其专用家具等<sup>[10]</sup>。最初,养宠者虽会划定宠物狗的活动空间,但随着彼此感情的加深,宠物狗逐渐被允许打破既有规则,扩大活动范围。然而,当其出现啃咬家具、乱撒尿等“问题”行为时,养宠者则会再次对宠物狗进行空间区隔<sup>[11]</sup>。在此过程中,由于不同家庭成员对宠物狗的接受度不同,宠物狗也会根据不同成员的喜好,灵活调整自己在房间里的行为。由此,福克斯(Fox)呼吁,宠物狗所独具的能动性与主体性不应被忽视<sup>[12]</sup>。

从上述人与宠物狗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无论以何种研究视角切入,研究者们均强调,在与人类互动的过程中,宠物狗并不是一个被动卷入的“客体”,而是一个鲜活的能动主体。但遗憾的是,既有研究主要在家庭空间内展开,鲜有研究聚焦于小区等公共社交空间,在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下探究宠物狗对养宠者人际关系的塑造。此外,不少研究者指出,随着养宠群体日益凸显的青年化趋势,城市养宠青年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群体<sup>[13-14]</sup>。

笔者在田野观察中发现,宠物狗不仅是养宠青年的陪伴,而且是他们在小区建立人际关系的重要媒介。由于大多数宠物狗每日需外出活动,小区的公共空间是养宠青年平日遛狗的首选之地,不少养宠青年因狗相识,逐渐从陌生变为熟悉,甚至有养宠青年因狗结缘,最终喜结连理。有趣的是,在养宠青年因狗而聚的过程中,其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并非完全由人决定,而是由宠物狗间的关系决定。多数情况下,只有当宠物狗彼此喜欢在一起玩耍,不发生嘶哑、打斗时,养宠青年间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社交的机会。换言之,宠物狗依据自身的能动性,在城市小区为养宠青年建构了更广泛的人际关系。

基于既有研究与田野观察,本研究尝试将宠物狗视为构建养宠青年小区人际关系的非人行动者,试图探究:宠物狗是如何让养宠青年彼此开始社交的?又如何帮助他们建立人际间的

情感连接?“人以狗聚”的背后,折射出当代青年群体怎样的生存状态与社交心态?

##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一)理论基础

随着人类学界多物种民族志的兴起,动物、植物、细菌等非人物种从象征、功用、价值中脱身<sup>[15]</sup>,成为与人类相互缠绕,共同生产、编织生活世界的主体。为进一步刻画非人物种的能动性,不少后现代人类学家纷纷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研究范式分道扬镳,试图在本体论转向的思潮中建构涉及多物种能动性的人类学理论。脱胎于科学实验室科技物与事实生产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便是其中之一。该理论由布鲁诺·拉图(Bruno Latour)提出,他主张破除二元对立的现代性叙事,追随行动者的活动轨迹,揭开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各项事实的形成过程<sup>[16]</sup>。在此过程中,由于不预先将社会结构或人类力量视为绝对霸权的存在,因而更能凸显动物、植物等非人行动者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能动性。虽然该理论因丧失对人与非人行动者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检视而遭致批评<sup>[17]</sup>,但隐含其间的万物平等式本体论却提醒我们,在某些案例中,非人行动者可能具有决定性影响力。卡伦(Callon)对扇贝复育计划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非人动物能动性的经典案例。扇贝复育计划主要涉及海洋科学家、被迫暂停捕捞的渔民、人工收集器以及扇贝胚胎四位行动者。在此计划中,海洋科学家试图让扇贝胚胎在收集器里着床繁衍,并拟将整个过程撰写成文,在学术会议上发表,以说服渔民停止捕捞扇贝。但在实践过程中,无论科学家采用何种办法,扇贝胚胎偏不愿意在收集器里着床,最终扇贝复育计划只能以失败告终<sup>[18]</sup>。在上述异质行动者网络中,扇贝的能动性表现为其胚胎不愿在收集器中着床,同时海洋科学家也无法干涉与改变扇贝胚胎的着床偏好。借鉴卡伦的分析路径,有学者在探讨金丝燕在马来西亚燕窝产业中能动性的研究中发现,建立一座燕农心目中的成功燕屋,一次到位几乎不可能。燕农无法轻易掌控金丝燕的行踪,只能通过播放人类精心调控的声音技术吸引其到燕屋筑巢。此过程中,金丝燕并非被动、附属于人类的。金丝燕的喜好决定了燕屋的成败<sup>[19]</sup>。由此可见,在与人类行动者的互动中,非人动物不再是一个被动、附属于人类的行动者。为进一步了解跨物种互动时的不确定性,我们须对非人动物的“动物性”予以重视。

### (二)研究方法

在笔者饲养的宠物狗菜根的帮助下,笔者顺利融入了贵州省某市H小区的青年养狗圈子,并于2022-2023年在该圈子内开展了共计7个月的田野调查,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收集田野资料。

考虑到宠物狗的个体差异较大,每只狗具体的性格特点、行为习惯等只有与其朝夕相处的饲养者才了解<sup>[20]</sup>,因此本研究主要选择养狗时间在1年及以上的青年人进行访谈。在访谈中,为提醒受访者注意宠物狗的主体能动性,每次访谈时笔者均邀请被访者带宠物狗一同参加。最终,除日常在小区遛狗时的非正式访谈外,本研究共对14位H小区的养宠青年展开了深度访谈。他们的年龄范围在24-34岁之间,基本信息见下表。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sup>①</sup>

养宠青年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居住方式	宠物狗	犬龄	访谈时间
丽丽	女	26	未婚	独居	Summer	3岁	20220708
芳芳	女	24	已婚	与家人同住	阳阳	1岁	20220709
丹丹	女	30	已婚	与家人同住	妞妞	2岁	20220810
玉玉	女	34	已婚	与家人同住	肥仔、弟弟	2岁、3岁	20221011
娇娇	女	33	已婚	与家人同住	摩卡	3岁	20220715
云云	男	34	未婚	与朋友同住	曲奇	3岁	20230210
婷婷	女	31	未婚	独居	牛奶	2岁	20230214
萍萍	女	24	未婚	与家人同住	麦兜	2岁	20221115
兵兵	男	25	未婚	与朋友同住	团子	1岁	20221201
静静	女	32	已婚	与家人同住	嘟嘟	3岁	20230208
青青	女	25	未婚	与家人同住	鸡腿	2岁	20221221
琼琼	女	28	已婚	与家人同住	熊熊	3岁	20220620
双双	女	27	未婚	与家人同住	奶咖	2岁	20230111
琪琪	女	29	已婚	与家人同住	虎虎	2岁	20230108

### 三、“以狗冠名”的社交身份

相较于宠物猫,宠物狗具有较强的户外活动需求。当养宠青年牵着宠物狗频繁出现在小区时,他们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居住者,宠物狗使他们获得了一个“以狗冠名”的社交身份,为其顺利融入小区内的养狗圈子提供了可能。同时,养宠者的身份也会因部分宠物狗在小区内四处排便、吼叫等情况,转而具有一定的污名性,成为小区内人际交往的障碍。

#### (一)融入

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加剧,同一居住区往往容纳着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他们在各自生命历程的某个阶段相遇,任何一方都可能随时离开。在高度流动的居住环境中,人们虽为同一小区居民,却不知以何种身份交往,只能自然地退居相对稳定的家庭空间,刻意与公共空间保持距离<sup>[21]</sup>。本研究中的不少受访青年表示,未养宠物狗前在小区内几乎无人际交往。兵兵坦言:“刚搬来这里时,谁都不认识。大家就是很自然的那种疏远和冷漠。”芳芳同样表示,没养阳阳前,“我在小区是没有任何社交的,每天下班回家后就在家里看剧,几乎很少下楼。”

然而,宠物狗的出现不仅为养宠者提供了一个从家庭空间走入小区公共空间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养宠者一个“以狗冠名”的社交身份。

<sup>①</sup>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之所以多为女性,并非因为H小区的养狗青年以女性为主,而是因为考虑到笔者是女性,养狗家庭更愿意派出女性养宠者与笔者进一步交流。此外,笔者观察发现,在日常生活中,相较于男性,女性通常承担更多的遛狗责任。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研究所涉及的人名均为化名。



真的是因为阳阳,我才跟小区里的人接触,认识了很多狗主人。弟弟家每次都叫我阳阳妈妈。大家见面就聊和狗有关的话题,不会掺和其他的。(芳芳)

没养狗之前,我只认识小区卖烧烤的阿姨。养Summer后,感觉自己突然有了一种与小区里养狗的人交流的身份,大家相互以狗的名字称呼。在聊天的当下,我们就只是狗的主人。(丽丽)

从上述两位养宠青年有关宠物狗为其带来改变的描述中可以发现,类似“阳阳妈妈”等“以狗冠名”的身份,为养宠青年间提供了去陌生化人际交往的基础。围绕此身份展开的虽是养宠青年间的具身互动,但与虚拟社交中的匿名性特征类似,“以狗冠名”的身份将养宠青年的职业、阶层、家庭背景等社会属性隐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代青年群体注重边界感与分寸感的社交需求<sup>[22]</sup>。与此同时,此身份也常因宠物狗的缺席而面临解构。兵兵与女友搬入H小区后便养了宠物狗团子,并因常在小区遛狗结识了多位养宠青年,但一年后,女友患肺炎无法继续养狗,不得不将团子送到亲戚家,此后,两人几乎很少到小区散步。“不是不想去,而是不养狗后,不知道再以什么身份和别人交流”,兵兵这样解释。

人类学者希尔-维尔特什(Shir-Vertesh)基于对以色列养狗家庭长期的田野观察发现,在家庭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宠物狗通常被赋予“孩子”的身份,但当主人怀孕,宠物狗的“人格”随即被剥夺,转而沦为可有可无的商品<sup>[23]</sup>。据此,希尔-维尔特什以“灵活的人格”(Flexible Personhood)概括宠物狗之于养宠家庭的意义。本研究发现,诸如“阳阳妈妈”等“以狗冠名”的身份称谓,虽同样彰显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家庭文化观念,但不同的是,随着社交情景由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切换,宠物狗转而成为人类社交身份的建构者,赋予养宠者“灵活的”社交身份。

除为养宠青年提供小区社交身份外,“以狗冠名”的身份同样会延伸至网络空间。H小区有一个由养宠者自发组建的遛狗微信群,按群公告要求,笔者初次入群时,要将群昵称更改为宠物狗的名字。在该微信群内,除经常有养宠者发布相约遛狗的消息外,平日群内讨论多围绕狗粮选择与购买、狗洗澡、美容等话题展开。作为小区内一个基于趣缘而建的小型社交圈,遛狗微信群虽仅在微观层面对小区的人际关系进行了重组,但它将拥有同一“身份”的人聚集在一起,使人们在网络空间与兴趣相投的人展开互动。在强化养宠者“以狗冠名”身份认同的同时,进一步促成了小区内以宠物狗为中心的社交圈子的形成。

## (二)阻碍

宠物狗虽有利于养宠青年间建立社交关系,但相较于非养宠者,小区内的养宠者毕竟是少数,当宠物狗吼叫呲牙、随地排便等行为给非养宠者造成困扰时,养宠者的身份常被贴上“没素质”“不文明”等标签,此类污名化身份建构不仅阻碍着养宠者与非养宠者间建立社交关系,甚至无形中引发了群体间的区隔。

近二十年来,随着城市小区养狗者数量不断增加,为规范养狗行为,不少小区纷纷发布文明养犬倡议。此类倡议除规定养宠者需定期为宠物狗注射狂犬疫苗、办理养犬登记证外,对何为文明遛狗行为进行了详细说明。例如,牵好狗绳、清理狗粪、制止犬吠、礼让行人等。上述倡议虽在一定程度上将遛狗行为规范化,但当养宠者的遛狗行为与规定不相符时,其往往会被贴上“没素质”“不文明”等负面标签。麦兜是一只中华田园犬,萍萍是它的第二任主人,

由于麦兜幼年时曾有过被第一任主人虐待的经历,因此,只要麦兜在小区看见陌生人拿着棍子、衣架等物品路过时,便本能地狂奔上前向对方吼叫呲牙。虽然萍萍每次都拉紧绳子将狗迅速带离,但小区居民见麦兜多次肆意吼叫后,就断定萍萍不会驯狗,私下议论她没有素质。可见,在公共空间,宠物狗的行为与养宠者的形象紧密相连,一只好斗、经常吠叫的狗常为养宠者蒙上污名<sup>[24]</sup>。

此外,由于小区内不少非养宠者本就不喜欢狗,有的甚至因小区公共空间有限,出于自身安全、卫生等方面考虑对宠物狗十分排斥。因此,即使有时不清理狗粪仅是个别养宠者的行为,他们也会将此扩展为所有养宠者的一贯行为,为小区养宠群体贴上“不文明”的集体性标签。娇娇就曾有过此类遭遇:

一次摩卡在小区拉粑粑,我正准备去旁边的超市买纸清理,一个男的从旁边路过,他边走边跟他旁边的人说,快看,这些养狗的人不讲文明,弄得小区脏死了,甩手就走。我听后很生气……小区里确实有人遛狗不铲屎,但我们家每次都打扫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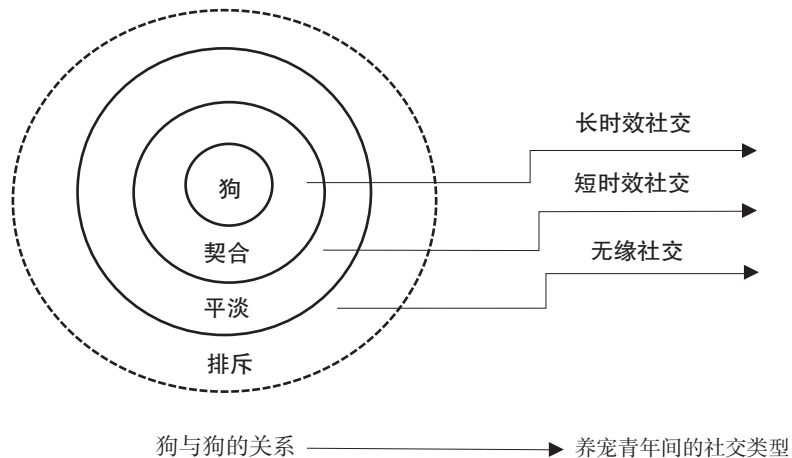
类似情况在小区内时有发生,有时爱狗心切的养宠者甚至会因此与非养宠者发生肢体冲突。随着彼此心中隔阂的萌生,不少养宠者常策略性地避免与非养宠者交汇。就H小区的中老年养宠者而言,他们每日的遛狗时间较为灵活,宠物狗常随他们在小区买菜、接送孩子、散步等时段出入小区,虽然每日遛狗频率较高,但宠物狗每次在小区逗留的时间较短,并且在牵引绳的控制下活动范围较为有限。然而,由于工作、学业繁忙,不少养宠青年每天仅遛一次狗。为让宠物狗得到充分活动,他们通常在晚上9点后到小区停车场遛狗,每次遛狗时长约30分钟以上。

9点以前小区里全是人,一些中老年人也在遛狗,那时候狗多人也多。小区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到停车场遛狗,9点左右白天出去的车基本开回来了,停车场基本没什么人,不用担心碰见那些喜欢说三道四的人,还可以直接把绳子解开让狗自由活动。(丽丽)

养宠青年的遛狗策略虽有利于避免因宠物狗遭受一系列负面性身份建构,以及随之可能引发的人际冲突,但该策略基于时间与空间的错峰,在将养宠青年与非养宠者区隔的同时,进一步将养宠青年与其他年龄段的养宠者分割,使养宠青年在小区内的社交关系多在青年养狗圈子内建立。

#### 四、“依狗而定”的社交差序

虽然宠物狗赋予了养宠青年“以狗冠名”的社交身份,同时,小区内停车场等公共空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具身互动的社交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养宠青年间就能据此随心所欲地建立社交关系。通过对养宠青年社交圈子形成过程的分析发现,作为非人行动者的宠物狗,依据自身不被人类控制的动物性能动地塑造着养宠青年社交关系的建立,使他们的社交圈呈现“依狗而定”的差序性(见下图)。具体而言,宠物狗间的契合性互动,为养宠青年提供了长时效社交机会。当宠物狗彼此相处较为平淡时,养宠青年相应获得短时效社交机会。如果宠物狗一碰面就表现出打斗等相互排斥性行为,养宠青年只能迅速将狗带离,基本无缘社交。



“依狗而定”的社交差序图

### (一)长时效社交

宠物狗虽是一种社交性较强的动物,但由于不同宠物狗各自具有独特的玩耍方式与性格,因此,并非任意宠物狗间均能彼此契合,并展现出喜欢在一起玩耍等亲和性行为。通过对小区内宠物狗相处情况的观察发现,大多数宠物狗在小区有1至4只与之契合的“狗朋友”。它们互动玩耍的过程为养宠青年提供了近距离社交的机会。随着宠物狗互动频率的增加,养宠青年间随即获得长时效社交机会。

**个案1** 笔者在小区遛菜根时发现,它总喜欢以骑跨的方式与其他狗玩耍,此行为常使它遭到小区内大多数狗的排斥。但同为公犬的Summer与阳阳不仅能接受菜根的行为,还十分喜欢与菜根以骑跨的方式展开互动。三只狗每次见面就玩作一团,我与丽丽、芳芳两位养宠青年逐渐相识。狗在一旁玩耍,我们则在一旁聊天。(引自田野日记:2022年8月10日)

同样因狗的契合性互动得以进行长时效社交的还有琼琼与静静两位养宠青年。

**个案2** 熊熊是一只3岁的中华田园公犬,由于不喜欢与狗玩耍,通常每日随主人绕小区一圈后便朝着家的方向奔走。这种情况直到狐狸犬嘟嘟的出现才改变。遇见嘟嘟后,熊熊变得十分活跃,嘟嘟走哪跟哪,再也不愿提前回家。据琼琼介绍,她与嘟嘟的主人静静分别住同一栋楼的5层与14层,虽然早知道对方养狗,但此前从未有过交流。直到遛狗时偶然相遇,发现两只狗很投缘后,两人才有了联系,常一起遛狗。(引自田野日记:2022年10月10日)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发现,宠物狗在以各自不同方式挑选同伴的过程,亦是对养宠青年社交圈的建构过程。彼此契合的宠物狗使养宠青年在人际流动的养狗圈子中,逐渐建立相对固定的连接。由此可见,宠物狗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社交符号<sup>[25]</sup>,相反,它在养宠青年群体内部的社交网络中实际地发挥着作用。

### (二)短时效社交

虽然大多数宠物狗在小区均有“狗朋友”,但一般情况下,不少宠物狗相遇后,既不会在一起相互玩耍打闹,也不会发生撕咬等攻击性行为,仅在相互闻嗅后便转身离开。宠物狗间的平淡互动为养宠青年提供了短时效社交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受宠物狗的能动性影响,短时效社交具有一定的可转化性。

**个案3** 除 Summer 外, H 小区共有两只由养宠青年饲养的雪纳瑞犬。一次, 三位养宠者牵着狗在停车场不期而遇, 但让人意外的是, 三只雪纳瑞对彼此并不感兴趣, 相互闻嗅后, 有的站在原地不动, 有的则拉动牵引绳试图离开。见状, 三位青年简短交流后随即散开。(引自田野日记: 2023 年 1 月 15 日)

在 H 小区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由于宠物狗对彼此不感兴趣, 即使被养宠者强行聚在一起, 它们也并不会按养宠者的设想展开互动, 通常仅相互嗅闻以示“问候”。在宠物狗间的瞬时性交往过程中, 养宠青年间的社交距离虽被拉近, 但由于社交时间有限, 再次相遇的概率难以确定, 养宠青年间往往只能形成短时效社交。然而, 当宠物狗间的平淡性互动逐渐转变为契合性互动时, 养宠青年间的短时效社交常随之趋于长时效。

**个案4** 据芳芳回忆, 阳阳一岁前, 她在小区遛阳阳时常遇见丽丽牵着 Summer 路过, 虽然阳阳每次看见 Summer 便主动摇尾上前, 发出玩耍邀请, 但 Summer 却十分淡定地站在原地, 丝毫没有与阳阳玩耍的打算。很长一段时间, 芳芳与丽丽仅打个招呼便牵狗离开了。一岁后的阳阳性子逐渐沉稳, 但每次遇见 Summer 却依旧喜欢摇尾上前, 慢慢地, Summer 也有了回应。自两只狗开始玩耍后, 芳芳与丽丽间的交往逐渐频繁。(引自田野日记: 2022 年 12 月 4 日)

受宠物狗自身能动性影响, 宠物狗间的交往并不是一个静态过程, 它会随着狗的年龄、性格、玩耍方式等改变而变化。当宠物狗间的互动逐渐频繁时, 养宠青年间的社交时间与频率逐渐增加, 相应获得长时效社交机会, 曾经松散的人际关系转而固定化。

### (三) 无缘社交

宠物狗在小区同样有与之不合的“敌人”, 它们一见面就相互撕咬, 即便相隔几米远的距离, 也常以不停吠叫的方式表达敌意。此时, 养宠青年只能各自用力拉住牵引绳将狗分开得越远越好, 基本无缘社交。有时, 狗与狗间的打斗甚至会使养宠青年间发生冲突。

**个案5** 在丽丽的管束下, Summer 一般不会与小区里的狗发生冲突, 但让 Summer 一见面就狂吠不止的是一只叫莎莎的萨摩耶犬, 其主人与丽丽同住一栋楼。两只狗第一次在电梯旁相遇立刻就撕咬在一起, 导致 Summer 背部被缝了三针。从此, 两只结仇的狗相隔老远就开始呲牙吼叫。丽丽无奈地说: “我和莎莎主人经常遇见, 但都只是远远打个招呼就赶紧牵狗走。狗合不来, 主人想聊两句都没有机会”。(引自田野日记: 2023 年 1 月 28 日)

主人不能提前预料宠物狗的攻击性行为, 当狗本能地表露出攻击性时, 养宠青年只能立刻将狗带离。在此过程中, 即使养宠青年间有强烈的社交意愿, 也会因宠物狗彼此的排斥而无缘社交。可以说, 依据自身能动性, 宠物狗不仅是养宠青年建立社交关系的促进者, 也是阻碍者。此外, 一旦养宠者未能及时制止, 狗与狗的打斗很可能延伸为人际间的冲突。

**个案6** 2 岁的妞妞是一只美国秋田犬, 由于体型较大, 丹丹每次遛它时总尽量收短绳子, 紧随其后。但即便如此, 也难以避免妞妞与其他狗发生冲突。一次, 一只泰迪犬突然从妞妞身前跑过, 未等丹丹反应, 妞妞直接将它按倒在地, 一口叼起朝远处甩去。两位养宠青年因此争吵不休, 此后再无任何来往。(引自田野日记: 2022 年 10 月 4 日)

综上所述, 养宠者在小区遛狗的过程中, 宠物狗既是行走的主体, 也是行走的同伴, 但绝不是移动的对象<sup>[26]</sup>。它们有依据自身能动性排斥与吸引同类的能力, 并非任意两只狗都



能彼此接纳。宠物狗间的契合性交往,给予了养宠者长时效的社交机会,容易建立较为固定的人际关系。宠物狗间的平淡交往,为养宠者提供了短时效的社交机会,随之建立的人际关系大多较为松散。一旦宠物狗间见面就相互打斗,养宠者间则一般无缘社交。概言之,小区里的宠物狗虽生活在同一地域空间,但作为能动的主体,各自拥有以“己”为中心的交往网络,该网络依据狗与狗关系的亲疏远近形成差序,养宠青年间的社交类型随此一同推开。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宠物狗有依据自身能动性为养宠青年构筑社交差序圈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决定养宠青年间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即相较于处在短时效社交与无缘社交圈子的养宠青年而言,处于长时效社交圈子的养宠青年更容易结成相对固定的人际关系。

## 五、“推狗及人”的情感连接

狗与狗间的契合性交往为养宠青年提供了长时效的社交机会,部分养宠青年通过相约遛狗、互惠式寄养宠物狗等方式建立起人际间的情感连接。然而,由于人类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对等,“推狗及人”的情感连接具有较强的弱对应性。

### (一)人际间的情感连接

在相约遛狗的过程中,养宠青年间获得了进行日常交流互动的机会,除有关宠物狗的话题外,他们的聊天内容涉及工作、考试、感情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边遛狗边聊天的过程中,个人情感得以宣泄,人际情感得以升华。谈到相约遛狗的感受时,青青表示:

原来我一个人遛狗大概只遛半个小时就回家了,后来因为鸡腿、摩卡、弟弟喜欢在一起玩,我们三位主人就经常在一起遛狗,基本每天晚上遛狗前都会相互叫一声。在小区有几位聊得来的朋友挺好,遇见烦心事可以一边遛狗一边吐槽,不像以前只能和朋友微信聊。

为在家专心准备公务员考试,双双平日很少外出,每晚短暂的遛狗时光成了她排解压力、收获情感支持的重要渠道:

有段时间我辞职在家备考,压力很大。每天最放松的时候就是到楼下遛狗。牛奶妈妈她们经常鼓励我。现在想起来还挺感动的。其实很多时候遛狗是其次,去聊天才是真的。狗需要和同伴一起玩耍,我们人同样需要陪伴。

在现代城市小区,人与人之间既无亲缘关系,也无业缘交集,虽有万家灯火,却仍有难以驱离的隔绝感。人际间的淡漠并非来自肉体的区隔,而是源于彼此联系的稀缺与不足<sup>[27]</sup>。对于养宠青年而言,相约遛狗成了他们在居住区域建立情感连接的纽带。表面上,此过程是在满足宠物狗的玩耍需求,但实际是在填补养宠青年自身的情感空白。已有研究表明,随着各种社交媒体的兴起,养宠青年更倾向于在网络空间建立以趣缘为基础的社交<sup>[28]</sup>。但本研究发现,社交媒体虽提供了一个即时性沟通平台,但网络世界中的“缺场”社交并不能取代现实生活中的具身社交。有学者指出,特别是自新冠疫情以后,对社交媒体的倦怠正唤起青年群体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际温暖的社交需求<sup>[29]</sup>。

除日常性相约遛狗外,不少养宠青年如遇需外出多日且无法带狗同行的情况时,常会相互

寄养宠物狗。访谈中多位养宠青年表示,相较于把狗寄养至宠物店,将狗寄养到小区平日一起遛狗的养宠者家中更让人放心。在寄养宠物狗的过程中,养宠青年间常通过微信分享狗在家中吃饭、玩耍以及外出散步的图片与视频,并据此展开互动交流。寄养是一个互惠的过程,当一方有事需外出时,另一方同样会帮忙照料宠物狗。就笔者自身经历而言,笔者与丽丽因彼此的狗喜欢在一起玩耍而相识,平日除相约遛狗外,常将狗寄养在对方家中。一次,丽丽与男友去外地旅行,将Summer送到笔者家寄养3日;数月后,笔者一家因事外出,便将菜根寄养在丽丽家。由此,以互惠为核心的宠物狗寄养不仅固化了养宠青年间的情感连接,还建立起一套默化人际规范,进一步增强了养宠青年间的相互依赖。

## (二)弱对应性情感连接

虽然基于狗与狗间的契合性交往,养宠青年间常通过相约遛狗与相互寄养宠物狗的方式形成“推狗及人”的情感连接,但此表象下实则展演着人与非人行动者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即并非宠物狗间彼此契合,养宠青年间就能建立情感连接。首先,养宠青年随时可对宠物狗间不符合个人卫生习惯的玩耍行为进行话语建构与干预,从而终止社交。狗与狗玩耍的过程正是其动物性显现的时刻,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养宠者的喜好相悖。当宠物狗的玩耍行为与其养宠者的卫生习惯不相符时,它们的能动性往往被形塑为“脏”“不干净”,进而成为需要被规训与制止的理由。随着宠物狗间的交往被迫中断,养宠青年间的社交随之终止。

原来虎虎经常和小区里的一只金毛玩,每次玩回来毛弄得很脏。金毛主人不太爱给狗洗澡,狗和狗玩最容易相互传染皮肤病和跳蚤,我就不想让虎虎去玩。后来金毛主人约我一起遛狗我就说有事去不了,慢慢大家就都不约了。(琪琪)

团子的特点就是太热情,遇见狗就喜欢去闻,想和对方一起玩。但是嘟嘟主人一看见团子就把嘟嘟抱起,嘴里一直说:“不玩不玩,在地上滚来滚去不干净”。我听着挺尴尬的。现在我们见面基本就是各自把狗牵开走。(兵兵)

其次,养宠青年同样会因个人交友偏好,阻拦宠物狗间的交往。谈到不再允许摩卡与巨贵玩耍的原因时,娇娇说:

前段时间摩卡喜欢和小区一只白色巨贵一起抢球,有几次两只狗打架,巨贵主人只关心自家狗有没有受伤,好像她家狗最金贵。次数多了后,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摩卡听见巨贵的叫声想过去玩,我不准。我不太喜欢和那种人打交道。

可见,“推狗及人”的情感连接虽以宠物狗间的契合性交往为基础,但人类行动者随时可因自身卫生习惯与交友偏好中断宠物狗间的交往,以及因狗而建的社交关系。

综上所述,虽然宠物狗间是否能契合性交往由其能动性所决定,但并非所有相互契合的宠物狗均能帮助它们的养宠青年建立情感连接。在这样一种因狗而建的弱对应性情感连接中,彼此契合的宠物狗虽为养宠者间提供了长时效社交的机会,但由于人与宠物狗的权力关系总是深深地偏向于人类的个人偏好与利益,因此,只有当宠物狗的能动性符合养宠青年的卫生习惯与交友偏好等个性化需求时,养宠青年间才会进一步通过相约遛狗与相互寄养的方式逐渐形成“推狗及人”的情感连接。简言之,宠物狗能动性发挥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们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以及所涉及的人类行动者<sup>[30]</sup>。

##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聚焦于作为非人行动者的宠物狗,将其视为“区分他我,凝聚我群”的能动主体,探究城市小区养宠青年“人以狗聚”现象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宠物狗灵活地赋予了养宠青年“以狗冠名”的社交身份,此身份虽因小区内部分宠物狗随意吼叫等行为具有一定的污名性,但却为养宠青年间提供了去陌生化交往的基础,使其得以融入小区内的养狗圈子。在此圈子中,宠物狗作为能动的主体为养宠青年提供了“依狗而定”的社交差序。宠物狗间的契合性交往,给予了养宠青年长时效的社交机会,容易建立较为固定的人际关系。宠物狗间的平淡交往,为养宠青年提供了短时效的社交机会,随之建立的人际关系大多较为松散。相反,如果宠物狗间一见面就相互打斗,养宠青年间基本无缘社交。此外,基于宠物狗间的契合性交往,养宠青年间常通过相约遛狗与相互寄养狗的方式建立“推狗及人”的情感连接。然而,由于人与宠物狗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对等,在人类行动者个人偏好与利益的强势作用下,“推狗及人”的情感连接呈现出较强的弱对应性。

青年居民作为城市小区的中坚力量,以何种方式调动他们的凝聚力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之一<sup>[31]</sup>。社会学家克里斯塔基斯(Christakis)认为,人们总倾向于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sup>[32]</sup>。实际上,人类学从建立之初就致力于从互惠交换、亲缘关系、共同信仰等方面探究人群的聚集过程。遛狗群作为一种城市社区的非正式组织,将养宠青年聚集在一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履行着传统社会中“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远亲不如近邻”的地缘关系的功能,为养宠青年提供日常交流、情感支持等不同形式的互助。此外,无论是近年来兴起的“搭子”社交,亦或群体性亚文化装扮行为均体现出当代青年倾向于以共同兴趣为基础建立精准社交的需求<sup>[33]</sup>。本研究通过对H小区养宠青年“因狗而聚”过程的分析同样发现,生活在个体化时代的青年群体,虽逐渐与传统社会中的地缘、血缘等关系脱嵌,但作为社会性动物,他们并非不愿社交<sup>[34]</sup>,而是在寻找与个人兴趣同频共振的社交圈。宠物狗的出现则为养宠青年提供了建立人际关系的社交身份与纽带。需要说明的是,大多数养宠青年最初之所以饲养宠物狗主要源于个人情感需求<sup>[35]</sup>,因狗而建的具身社交通常是从遛狗过程中逐渐衍生的“附属物”。但正是此过程让我们发现,作为非人行动者的宠物狗,一方面,使养宠青年从社交媒体中解放出来,重新开始关注小区这个曾被视而不见的“附近”;另一方面,宠物狗的能动性虽难与充满流动与不确定性的现代城市生活相抗衡,但其散发的凝聚力却为人类行动者提供了一个营建人际关系的重要力量。

## [ 参 考 文 献 ]

- [1] 姚池:《宠物狗的生活习性与饲养要点》,载《养殖与饲料》,2016年第12期。
- [2] 张茂杨 彭小凡 胡朝兵 张兴瑜:《宠物与人类的关系:心理学视角的探讨》,载《心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1期。
- [3] 王静怡 张萃茵 林杰贤 刘澜钦:《动物行为学在居住区宠物狗活动空间的设计应用》,载《绿色科技》,2019年第13期。
- [4] 杨发祥 李安琪:《都市青年白领的宠物消费》,载《青年研究》,2022年第1期。

- [5] Huang Hickrod, L. J., Schmitt R. L.. A Naturalistic Study of Interaction and Frame: The Pet as “Family Member”, *Urban Life*, 1982, (1).
- [6] Pollner, M., McDonald – Wikler, L..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Unreality: A Case Study of a Family’s Attribution of Competence to a Severely Retarded Child, *Family Process*, 1985, (2).
- [7][20] Sanders, C. R.. Understanding Dogs: Caretakers’ Attributions of Mindedness in Canine – Human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93, (2).
- [8][11] Power, E.. Furry Families: Making a Human – Dog Family through Home,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8, (5).
- [9] Redmalm, D.. Discipline and Puppies: The Powers of Pet Keep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2020, (3/4).
- [10] Franklin, A.. “Be [A] Ware of the Dog”: A Post – Humanist Approach to Housing, *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 2006, (3).
- [12] Fox, R.. Animal Behaviours, Post – Human Lives: Everyday Negotiations of the Animal – Human Divide in Pet – Keeping,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6, (4).
- [13] 张林萍:《如何抢占宠物经济“新赛道”》,载《中国畜牧兽医报》,2023年12月17日。
- [14] 温欣:《城市独居青年的“养宠”生活实践及其城市融入》,载《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 [15] 周雨霏:《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研究的方法和中国的经验》,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 [16] 布鲁诺·拉图:《我们从未现代过》,余晓岚 林文源 许全义译,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0页。
- [17] Scott, M. W.. The Anthropology of Ontology (Religious Sci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013, (4).
- [18] Callon M..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84, (1\_suppl).
- [19] 郭育安 赵恩洁:《懂他的声音:马来西亚人造燕屋的声景技术与“自然文化”的非二元空间》,载《科技、医疗与社会》,2020年第31期。
- [21] 徐前进:《流动的丰盈:一个小区的日常景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版,第11 – 41页。
- [22] 梁丹:《垂直领域的精准陪伴:青年新型社交样态的叙事图景和引导路径》,载《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1期。
- [23] Shir – Vertesh, D.. “Flexible Personhood”: Loving Animals as Family Members in Israel,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12, (3).
- [24] Graham T. M., Glover, T. D.. On the Fence: Dog Parks in the (Un)Leashing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Capital, *Leisure Sciences*, 2014, (3).
- [25] Wood, L. J., Giles – Corti, B., Bulsara, M. K., Bosch, D. A.. More Than a Furry Companion: The Ripple Effect of Companion Animals on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s and Sense of Community, *Society & Animals*, 2007, (1).
- [26] Fletcher, T., Platt, L.. (Just) a Walk with the Dog? Animal Geographies and Negotiating Walking Spaces,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8, (2).
- [27] 奥利维娅·莱恩:《孤独的城市》,杨懿晶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 – 2页。
- [28] Tan, C. K., Liu, T., Gao, X.. Becoming “Pet Slaves” in Urban China: Transspecies Urban Theory, Single Professional Women and Their Companion Animals, *Urban Studies*, 2021, (16).
- [29] 孙志鹏 徐锦秀:《帐篷里的远方:青年“精致露营”现象兴起的文化透视》,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6期。
- [30] 尹铎 高权 卢薇 朱竑:《超越人类的地理学视角下丽江古城旅游地的营建与消费》,载《旅游学刊》,2021年第4期。
- [31] 黄永亮:《中国“90后”青年的社会参与研究》,载《青年研究》,2021年第4期。
- [32] Christakis, N. A., Fowler, J. H.. Connected: The Surprising Power of Our Social Networks and How They Shape Our Lives, New York: Little, Brown Spark, 2009, p.18.
- [33] 高玉烛 王曦影:《趣缘乌托邦:青少年亚文化装扮行动的质性研究》,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 [34] 林媛媚:《消失的附近:当代青年社交障碍的类型学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12期。
- [35] 卢娜娜 李桂平:《情感拟像:青年豢养宠物的情感消费现象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3期。

(责任编辑:崔伟)